



东方学术概观

(增订本)

梁漱溟

独立思考
春霖如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梁漱溟

东方学术概观

(增订本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方学术概观 / 梁漱溟著. —增订本. 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208-12451-6

I. ①东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儒家—研究②佛教—研究 IV. ①B222.05②B9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2999 号

责任编辑 何晓涛
装帧设计 蔡立国
美术编辑 高 熹



东方学术概观 (增订本)
梁漱溟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)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制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本 700 × 1020毫米 1/16
印张 13.25
插页 3
字数 154,000
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
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2451-6/B·1080
定 价 36.00元

獨立思考

表裏如一



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東方學術概觀

1986年初版作者自題书名

目 录

上 编

东方学术概观 3

附：东方学术概观（未及完成之昔年旧稿） 43

儒佛异同论 73

孔子学说之重光 91

孔学绎旨 99

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103

佛法大意 145

东方学术之根本 149

下 编

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——答李耀光教授 157

佛法与世间 159

吕著《佛法与世间》（讲稿）摘要与按语 161

谈禅宗 165

谈 静 167

“一切法毕竟空” 169

略说佛家思想要旨——《读熊著各书书后》之摘录 171

与艾恺教授谈佛家思想 179

佛法讲述——书信摘录 187

何谓出世 193

印度佛教与流传到外国的佛教之不同 195

《思索与领悟辑录》选录 199

增订本编后记 207

上 编

东方学术概观

《东方学术概观》初草约两万字，着笔大约在十数年乃至二十年前。今从篋中检出审视，觉其文笔软弱无力，盖亦识力不足之征。1975年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写出后，决计从新改作。在《人心与人生》第十三章既提出有“东西学术分途之说”，今作即根据之，分就东方三家——儒家、道家、佛家——之学各有所阐述，力求**简明切当**，有助于后之学者识得其途径而止，实以自己学识浅薄，所能为者亦止于如此也。

1975年7月漱溪记

第一章 绪论

学术出自人类的智慧而育成于社会交流之上。所谓人类智慧者非他，人心内蕴之自觉是已。凡用心在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者运用感官

探索之时，必留有印象于衷怀自觉中，先后多次较量，乃悟得其相关规律，从而步步深入焉。然一人经验有限，更赖彼此交流，先后传递修正，由小道而蔚成大观。总之，从乎自觉便有一切创造进步，没有自觉——自觉昏昧疏失——则一切忽略过去，一事无成。

尝见杂技团演走钢丝者，钢丝既细且圆柔游荡，而演者步履其上，往返周旋如履平地，时而纵身一跃再跃，时而变换身姿，百无一失。此固久练习熟所致，然试问其初练时所以能求得其平衡之维持者，非从双脚末梢神经到大脑中枢，从大脑中枢到神经末梢，在每一动作细微感受上如是稳贴，如是不稳贴，自己摸索之揣量之，经过多次体验矫正而后得之乎？其间固赖有师傅指教，然自己不操练则师傅所指点，又如何懂得？一切窍要隐默地蓄在自心，除一同练习之伙伴彼此可互相印证外，无可语人。从初学到功夫成熟，全身各个环节都在参预其事，而一切一切要在此心自觉中。难道不是吗？

上举走钢丝之例，从乎东西学术分途之论，其运用人心的自觉性能而发挥之，颇与中土道家致力在身内体认者为近，而与西洋科学家考察外在事物者不同路。此在学术分类上应属艺术一方面，归入第三类（后详）。

言乎学术所由产生以至其发展流播广远，似端在其应付人类生活需要；即是说：人生有什么问题便产生什么学术。然切莫狭隘来看需要。人类走理智生活之路，在知行关系上，生命之所着重即从行而移于知。为知而求知，不必为其有何用处，虽然到后来总是大有用处的。西洋科学发达正在此。反之，中国人务实用，科学就萎枯了。^[1]

[1] 西洋科学家有冷静地专于求知之精神，而中国人夙缺乏之。譬如《墨子》书中存有极难懂的文字四篇，渐渐发现是有关逻辑学、力学、光学等学术的，从而可见科学在古中国的萌茁而后来丧失不传。唐代输入了印度因明学，千余年来为人所冷遇。其后西洋的《辩学启蒙》译过来，数百年亦不见反应。几何学为有关形体的知识，不那样抽象，还引起一些反应，有如杜知耕《几何论约》、李子金《几何易简集》、方中通《几何约》等等著作。最可注意者即在其并不能向着抽象思路发展去，却从实用立场加以删繁撮要。今日新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科技方面追赶西洋，仍急求现实效用而视理论研究为后图，似乎古风尚未见改。

人类求生存有资于身外之物，头脑心思一般地总是向外用去，解决其生活所需物资问题。此问题我说为人生第一问题。

第一问题者，人对物的问题也。人的头脑心思为此而用，则其势所产生而发达的学术主要便在此一方面，近代西洋是其显例。在第一问题之下，从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着社会向前发展，这就是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发展史。社会发展端在分工，是有阶级分化，而终归于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。人类生活便从第一问题转入性质不同的第二问题。第二问题者，人对人的问题也。此时信如恩格斯所说，人类乃始脱离动物界而为自然界真正的主宰；而其问题却转在人与人如何得以和衷共济，彼此无忤。一向多为对外物的认识利用的学术，却疏忽于认识人类自己者，将不能不反躬以求体认此身此心而得其善自调理涵养之道。学术界风尚将一变，而学术途径别辟，无可疑也。

在第二问题愈来愈得到解决之下，人类生活自将大不同于今天纷争斗殴的世界，殆吾古人所称大同之世、太平之世者。然其生活境界遂为优美尽善矣乎？否，不然！正在如此生活中，客观条件更无任何问题存在，人们乃始于烦恼在自身，初不在外，大有觉悟认识，而求解脱此生来不自由之生命焉。人生从第二问题于是转入第三问题，而出世之学将为人所讲求，又无可疑也。

人生问题在转变，心思集中的对象在转变，则学术内容和途径必且随之以变。在第一问题之下，人类将成就其第一期的学术文化，在第二问题之下，人类将成就其第二期的学术文化，在第三问题之下，人类将成就其第三期的学术文化。

然而性质上属于第二期的儒家之学，性质上属于第三期的佛家之学，性质上介于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的中国道家之学和印度的瑜伽学，却远在中国古印度分别出现了。我故五十多年来提出并坚持中国印度各为人类文化早熟之说。

当前世界大势盖临于人生第一问题下成就其第一期学术文化之末期，虽学术思想转变在望，犹且有待于形势之变。往昔中国文化造就过早地倾向于第二期生活，乃大大缺略于第一期之所应有。百多年来既迫于环境大势，不能不崇尚西学。在摹仿外国大学教育中，东方三家之学各作为一种哲学来讲，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！吾今为此书，诚有所不容己。

哲学在古希腊所谓爱智之学，综合万象，冥想深思，时或益人神智，是其可贵之一面。然不过萦回于头脑，出入乎口耳之间，盖不越乎佛家所讥为戏论者。哲学是在第一问题下西方人从古便习于向外看世界而产生出来的。就外在之一事一物冷静地观察之测验之，是可以踏实深入步步前进，成就出各门科学的。然就宇宙万象综合而设想，则亦只在设想中思索而已，无把握测验之可施。于是所谓哲学者落于人各持一说有必然矣。在第一期文化中学术的内容和途径，其长短得失只能如此，不足怪也。

学术原是吾人赖以解决问题的，就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学术，而不同的学术则走着不同的途径，各有其不同的治学方法。人类文化转入第二期，问题既从人对物者转移在人对人，首先得要认识人类自己——在自家生活上体认生命——则一向两眼向外冷静地观测一事一物的科学方法固不适用，广泛地设想宇宙之大的那些哲学思维亦岂适合？苟不切己反省，时时改过自新，从自己再体察人情来解决社会问题，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此就儒家修身之学而说，其它两家亦可借以推见其概（容后详之）。总之，此三家者，其切切实实解决问题同于科学家之改造自然，改造社会，而不同于哲学家之空想一番。

此三家者非不各有其哲学也，但其哲学要不过从其功夫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，大不同乎西方人之为哲学而哲学耳。人莫不有其人生观，三家之学原各起自其起初的人生观，及其深造于学，还以成功其最后之人

生观，凡此者固不妨皆称之曰哲学。

所亟当注意者，乃在问题性质根本不同，求学动机不相同，则其为学所从入手及其途径便混同不得。在第一问题下为外在事物的观察测验，自宜以冷静地客观出之。第二问题——人对人的问题之来，却必反躬自省，勤求己过，不能两眼向外看。当此时也，人生向上之志不立，儒家之学即无入手处。同样地佛家出世之学来自第三问题，不发悲愿（悲悯众生，悲悯自己）便一切落于空谈，难有戒定慧的入手处。

当今之世方在人生第一问题向第二问题转进间，第一期的学术文化势力犹在，其以哲学看待东方各家之学亦固其所。但第二期学术文化的时运已有所接近，道家之学渐引起注意，容后详之。

第二章 儒者孔门之学

孔子特被尊崇，奉为儒家宗主先师，乃后世渐渐演进之事。当初所谓儒，并不代表一学派，而是往古社会内少数通习文字有些知识的人一种泛称。经过几代时间，这种人传习的学识积渐发展丰富，思想主张不免分化，就出现后来的那些学派。既然学派歧出，而后儒家之称遂以归之孔子一派了。因此，既可以分化出来的各学派说为“诸子百家”，亦可以列儒家为诸子之一家。^[1]

学术传习虽有口授，但主要总寄在文字图书而为古代社会上层所谓“王官”所掌握，此外一般人劳于治生，不暇问及。孔子所以在近二千数百年中国学术文化上有其特殊地位者，因为后世所诵习的古书皆远古祖先的事功学问著于典册，而经过孔子一道整理后所贻留下来者。后人

[1] 《庄子·天下篇》叙说各学派之前，说出“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”，又论列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的意义，显然不以儒为各学派之一，正是较古的看法。孔老相对，儒墨并称，皆是后来之事。

重视这些书典，尊之曰“经”。治经遂为儒者之业。乃至一切读书人都算是儒。而其实孔子及其门弟子当时所兢兢讲求的学问，何曾在书册文章上。汉唐经学称盛，与孔门之学不为一事，干涉甚少。我故标明“儒者孔门之学”严其区别，避免流俗浮泛观念。

孔门之学是一种什么学问？此从《论语》中孔子自道其为学经过进境的话可以见得出来。

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

要认明孔子毕生所致力的是什么学问，当从这里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以下寻求去。然而所云“三十而立”，立个什么？却不晓得其实际之所指。向下循求：“四十而不惑”，虽在字面上不惑总是不迷误之意，却仍不晓其具体内容。“五十而知天命”的“天命”果何谓乎？当然是说在其学问上更进一境，顾此进境究是如何，更令人猜不透。“六十而耳顺”，何谓耳顺？颇难索解。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字面上较“耳顺”似乎易晓，但其境界更高，实际如何乃更非吾人所及知。试想：在孔子本人当其少壮时固亦不能预知自己六十、七十的造诣实况，外人又何由知之。乃后儒竟然对于如上一层一层进境随意加以测度，强为生解，实属荒唐。孔子训诲说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。末一知字即内心自觉之明，正是此学吃紧所在（详后）；这里麻糊不得，我们断然反对。

我们局外人虽然无从晓得孔子一生为学那上一层一层的进境，却看得十分明白其学问不是外在事物知识之学，亦非某些哲学玄想，而是就在他自身生活中力争上游的一种学问。这种学问不妨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。假若许可我们再多说一点，那便是其力争上游者力争人生在宇宙间